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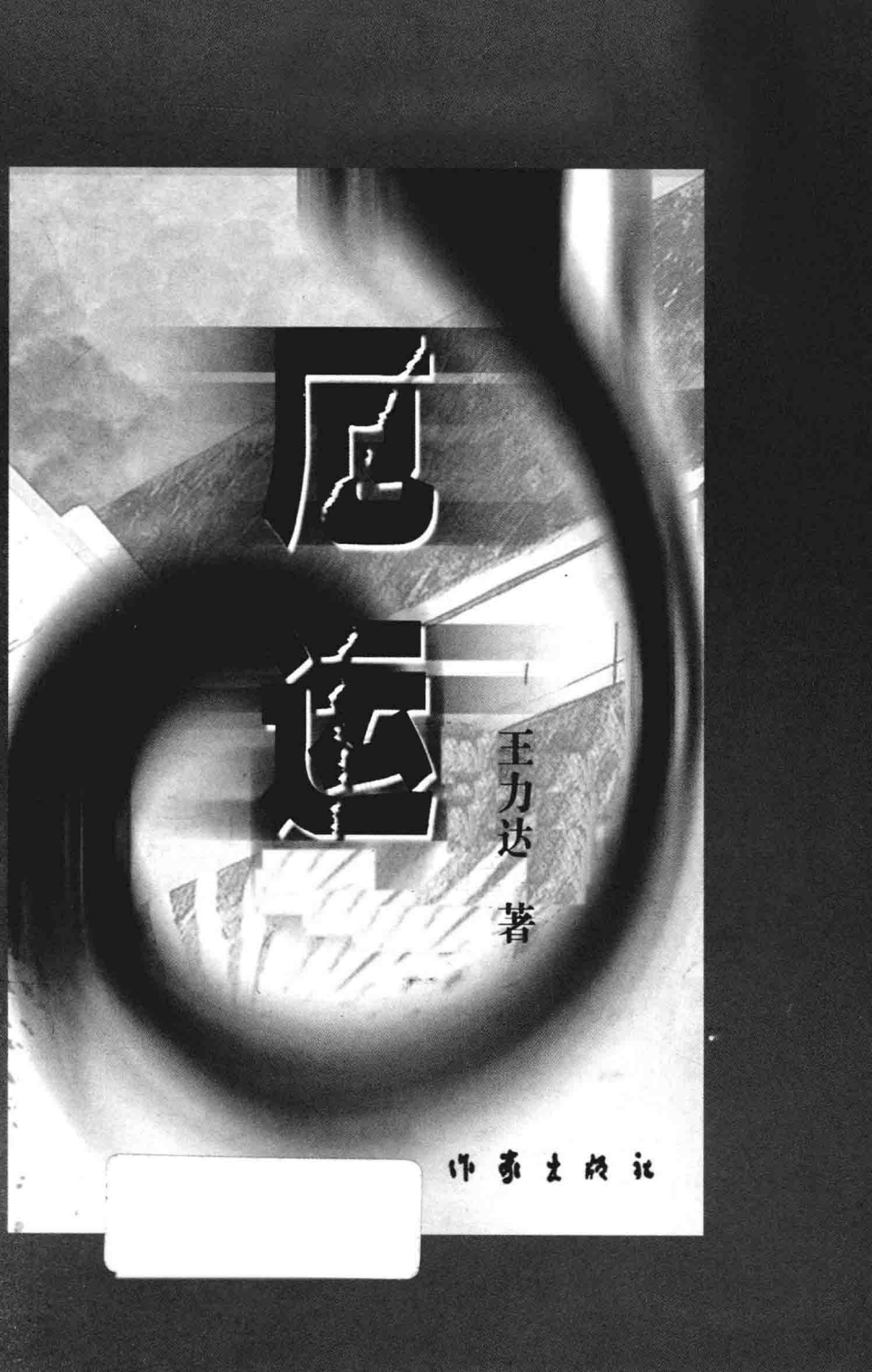


厄

运

王力达
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厄运

王力达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厄运/王力达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11
ISBN 7-5063-2228-5

I. 厄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1757 号

厄运

作者: 王力达

责任编辑: 舒 丽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40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6000

版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28-5/I·2212

定价: 1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“看得出，你爱好文学。你肯定能出去。你出去后能把我的事写成小说就好。我想让我此刻的心情，让那个老太太知道，这样我死也瞑目了。”

——一个杀人罪犯赴刑场前的遗托

夏至，农历六月十八。天晴。我们十八个光头的囚犯吃完中饭，拖着无力的身子，一个跟一个，排着队在狭小的牢房里绕圈子。

突然“咔嚓”一声，饭盒大的小号子门被人打开。随即我们看到了一张黝黑威严的脸：

“张达，出来！”

远远地，老所长厚实的嘴唇一张，我们便闻到一股强烈的烟叶味。大概是关久了，我们的嗅觉像群饿坏了的狼，百米远的食堂一揭饭蒸笼，我们就能闻到一股诱人的白米饭香。

“带好东西。铺盖全部拿走。”

奇怪？老所长今日叫人的声调比平日温和。我心里豁然一亮：放我回去？一下监房里的伙计全被这个意外的消息给震惊了。

“彭唯其，你这次又打‘狗’啊！（狗：意即吸剩的烟蒂）你在号子里又带头抽烟，违反监规。”

老所长大声训斥着站在我旁边一个瘦矮的年轻囚犯。但恫吓的话语里，今天却带着几分调侃的意味。我们“刷”地

静默，全都仰头尊敬地望着这位已有十几年看守生涯的老公安。

我慌慌张张卷好铺盖。同监们向我这个“牢头”投来惊喜艳羡、嫉妒、恭维乃至失望的目光。

遗憾的是我这次并未获释。所长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后，先是对我在监房里的表现表扬了一番。他说我问题单纯，不过就写了几篇文章。他要我相信政府相信党。然后他神秘的向我交待了一个任务。指令我到另外一个号子里去负责监护一个新来的重犯。他神色庄严地对我说：“这是政府的决定，你要好好接受政府的考验。每隔两三天，还要不定时向我汇报。”所长的信任和重托，使我兴奋非凡。写文章受牵连入监以来，老所长一直在暗中关照我，他威严犀利的目光，常流露出对我的同情和怜爱。他每次找我谈话，总是在给我喝的白开水里暗暗加放些白糖，作为对我营养不足的补充。坐牢一年多来，我似乎还未吃过一顿饱饭。老所长的照顾使我很感动，现在受托于他，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。可是，我要监护的重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谈话后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被关押进了位于看守所西侧的三号监房。

二

三号监房，是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号子。位于占地近五千平方米看守所的西边。它正面是条狭小的通道，西边是看守所的食堂。三号监房地处隐蔽，房间很小，仅能一东一西搁两张单人床。两米来高的大窗户上，布满了铁护窗。往外几米，是架着铁丝网的高高围墙。剥落了油漆的窗户底下，很显眼地摆了个专供犯人拉屎尿的木马桶。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，觉得离开生活了近一年的十号大监房，我心中不免感到有点静寂和孤单。弄好被子，我呆呆地坐在床上。这时，我突然发现窗外围墙的壁缝里有几株绿茵茵的小草，我触电般跳下床，像只壁虎匍匐在铁窗上，两眼死盯着那几株小草，试图从它身上吮吸着活的意义和自由的芬芳。

这时牢门被打开，一个年轻看守带着两个武警，无声地押进来一个皮肤黝黑得像乡下人一样的青年。我回头迅速望了他一眼，心想：这就是我要暗中监护的重犯？

三

新进来的罪犯，看上去不过二十六七岁的年纪：中等个，身板结实。一张端正粗犷的圆脸，显得既坚毅又木讷。圆阔的额头下，双眉紧锁。宽厚的嘴唇边，露出一副不甘受辱的傲慢神情。我头一眼看见他，觉得他不过是个十足的乡巴佬。

他赤着脚，没穿鞋。一件竖领子学生服，紧紧绷在他健实的身子骨架上。一条现在都很少见的宽大扎头裤，罩住了他整个粗壮健康的下半身。像所有刚进来的犯人，进监房前他被搜去了腰间的皮带。

他进来后，先是坐在床上心神不定地望着我。然后两只粗大有力的手，不时紧了紧穿在身上的扎头裤。我用温和的目光迎着他。他敦厚粗犷的面容上，慢慢放松了对我的警惕。

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？他苍苦的一笑。我问他来自何方？他面色严峻地望着我。我看他没带半点随身要用的东西，便把我仅有的一点肥皂和毛巾送给了他。同时还送给他一只新牙刷。起初他死活不要，客套一阵，还是收下了。不过，他的表情仍显得有点孤傲。

我们熟悉后，他突然问我：

“你也是新抓进来的犯人？你是扒手？”

我大吃一惊：我像扒手？

不！我是政治犯。我忙向他解释我是因写了些文章受牵连拘留审查抓进来的。

“哦！那你进来好长时间了？”

没想到他倒主动问起我来了。我马上回答他：

“一年多。”

“哦！”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。然后说：“你可能是剃了光头的缘故。看上去，你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年纪！”他问我的时候，眼睛老盯着我身上穿的蓝色的确凉衬衣。

我点点头，马上又问他被抓进来的原因。

他没直接回答我，只是张着嘴笑了笑，露出了他整齐雪白的牙齿。不过我发觉他的牙床稍微有点外突，宽厚的嘴唇，线条圆润，弯弯的十分端正。我见他进来是双赤脚，又从床底下拿了双旧布鞋给他。他这次客气地接了过去，忙把它穿在脚上。我想他是急于想把自己的模样弄得周正些，不致因为成了囚犯而显得太窝囊。他的脚板很宽。没想到，鞋一穿到脚上，就被五个粗大的脚趾头涨开。他望着我抱歉地笑笑，我又拿了双大一点的旧跑鞋给他。他见我大方，便感激温和地望着我。

随后他告诉我，他叫刘云得。未抓进牢房前，是省中医学院的教师。我有点怀疑地望着他，他便大声地对我说：

“你不相信？你认为我是乡下人？告诉你，这身衣服不是我的。昨天他们抓我，把我原来的衣裤全扒掉了。大概是

怕我自杀，认为我衣领上沾有毒药！”说着，他带点嘲讽地笑起来。

我突然发觉他说话的齿音很重，一字一句，慢条斯理，像有点故弄玄虚。但他的声音底色浑厚，“嗯嗯”的，像是从紧绷着的大提琴里发出来的。跟他闲聊了几句，我发现他进来时那种惶惶不安的情绪不见了。他开始变得从容不迫，而且还流露出了一种经过他刻意修饰，多少带点教养的神情。

我们天南地北地闲聊了一阵，突然黑漆的牢门被打开。刘云得的脸色霍然一变，还未反应过来，一位穿军装的看守把他叫出去了。我知道他是被提审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一下莫名其妙地为他的命运担忧起来。晚上十一点多钟，他才神情沮丧的被武警战士押送回来。

进门后，他无力地靠在床上，然后站起来，不停地在房里走来走去，焦躁不安的样子，像只刚被关进铁笼里的狗。

“你究竟犯了什么罪？”

他稍微安静后，我装着毫不经意地问他。

他拒绝回答我，只是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沉思。很晚了，他还不睡。睡下后又在床上辗转反侧。我暗中观察着他，深感他内心的巨大不安。半夜，他从黑暗中爬起，步履蹒跚地走到窗下。我微闭着眼睛警觉地盯着他。窗外，白晃晃的月光下，阴森围墙上的电网依稀可辨。几只秋虫，不知疲倦地在吟唱。房顶上，无数细小的灯蛾，围着沾满灰尘的灯泡在不停地飞舞。突然，他仰天长叹了一声，然后躺倒在绷硬的木板床上。不久，我还未入梦乡，号子里便响起了他渴望安眠有节奏的鼾声。

四

第二天一早，我醒来时，他正背对着我，赤着上身，对着墙角里的小水沟在刷牙。他使用的牙刷，是昨晚看守送来的，我送给他的新牙刷，他吝啬地留在床上没有用。

早饭后，我劝他用牢房里每日可分得的一木盆热水洗个澡。开门领饭时，我还主动替他从门外走道边上的水池里，打回一桶自来水。总之我像老兵照顾新兵一样地照顾他，他站在一旁很感激地望着我。

他洗澡的动作很怪，裸着的身子老背对着我。一双手在前面偷偷摸摸地擦着什么。看得出，他很害怕我正面见到他的下半身。我望着他强健匀称的身体，心里想起了那些欧洲大画家笔下的人物裸体素描。

接下来几天工夫，他被不断地提审，我也不断地按照老所长的布置，精心留意观察他情绪的变化。第三天，吃完中饭，他突然对我说：

“张达，你讲一个人要是有三万块钱，可不可以周游这世界？我很小读书的时候，我就渴望去法国的巴黎看看。”

他说此话的时候，人靠在床沿上抬头微笑，忧思的眼睛斜睨着窗外，充满了对昔日理想的憧憬和向往。

“那不可能！你从哪里能够弄到两三万块钱？再说你弄到了这样一笔钱，谁又允许你周游这个世界！你是从农村里长大的，我住在城里都从来没这样想过。”

“是啊！”

他听我这样一说便不吭声了。随之他突然收敛住笑容，两只眼睛警觉的朝四周望望，五个手指，迅速的将洁白的牙齿捂住。

我疑惑地望着他，心里不知道他在警觉着什么？我忍不住问他：

“小刘，你到底犯了什么法？”

“什么法？不就打伤了个人。”说着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晃着脑袋又朝四周望望。

我有点意外。我不相信他犯的法就这么简单。

“你原来肯定认为我是个什么大政治犯吧？想不到我原来是个杀人的！不过是他自己找死的，与我无关。”说着，他又警觉地望了望四方，并咧着嘴冷笑起来。

我不知道他东张西望什么？

“我担心这里面有电视监控。”他说。又抬起头朝四周望望。

我忍不住笑了，我笑他是个乡巴佬和书呆子；因为他把从书上和外国电影里看到的東西，往我们这个预审科的看守所套。

我明确告诉他：我们这里除广播喇叭以外，根本没有任何先进的监听装备。他瞟了我一眼笑我幼稚。我笑他迂腐和自作聪明。

这时我才知道我要暗中监护的重犯，原来是一个有杀人死罪的青年。不过，我总觉得他不那么简单。他杀人的后面，一定还有很多故事。

五

翌日，小刘又被提审去了，他走后，我被所长叫到了他宽大的办公室。

“怎么样？有什么情况吗？”所长斜坐在我对面，抽着水烟袋斜着头问我。

我隔着宽大的桌子，只顾大口大口吮吸着他从对面飘过来的烟香。我不断紧缩着鼻子，闭嘴吸气，用鼻子深呼吸。因为我差不多一年没有闻到烟叶味了。我现在太需要它。

“犯烟瘾啦！我问你的话哩！我问你，这几天刘云得在牢里跟你谈了些什么？他的情绪怎么样？”所长催促着我。

我转过神来回答他：“哦！他情绪一般，他说他打架打伤了人，后来那个人死了。他说那个人是他自己找死的。他不承认他是个杀人犯。”我忙向所长报告。

“就这些？”所长抬起头，似乎有点不相信。

“他不想和我多讲话。他担心号子里有电视监控。”我忙替自己解释。

“这小子！他妈的！什么电视监控！一个乡下的赤脚医生，读了几年工农兵大学，知道些什么？电视监控？哪来的电视监控？你怕政府真是钱多了没地方用？瞎猜！真是睡了

没醒，他还说了些什么？嗯！只是苦了他的父母啊！”

老所长说着，用打火机“扑”地点燃烟嘴，接着“咕噜咕噜”吸完一袋烟，然后又向我慎重交待：他要我密切注意刘的情绪变化，有什么异常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写条子报告出来。我听后一一应诺。

六

一连几天地提审，刘云得的情绪越来越低落。到第六天晚上，我才发觉他的情绪显得轻松些。晚上他一回来，就把头凑到我床前，然后用手指把我弄醒。我睁开惺忪的双眼，他咧着嘴朝我一笑：

“张达，我忍不住了，什么都说了，不过，他们不相信我。他们认为我一个人不可能杀了他。今天奇怪的是，在预审室里居然见到了她。梁雯的女儿！”

“谁的女儿？”我忙爬起来警觉地问。

“谁？还不是梁老师的女儿梁兰。”

“梁兰？哪个梁兰？”

“梁雯老师家的梁兰。”

“梁雯老师？他派了他女儿专程来看你？”

“不！她女儿是这里的干警。是刚分配来的吧！她要进公安局这件事，我早就知道。但没想她会这么快。更没想到我会在预审室见到她。”

“梁老师是谁呢？”我马上又不顾一切地问他。

“她啊？是我们学院化学实验室的一个女老师。一个十分可爱又非常漂亮的老太婆。”

“是吗!”

“真的，我敢跟你打赌。除了在外国电影里我们能看到这样漂亮的老太婆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还从来没见过。要是你将来出去能见到她，肯定也会很吃惊。她今年五十岁了，看上去还不过三十几岁。我是六年前在中医学院认识她的。那个时候她四十三四岁的年纪，样子却像个二十八九的少妇。她漂亮的样子和绝对的气质，我敢肯定谁见了她，都会感到震惊。”

刘云得眉飞色舞，人都变了样子，本来粗犷生动的脸，竟一下变得十分斯文俊美起来。

“她女儿梁兰也很漂亮，当时刚从军队里当电讯兵回来。总之她们全家对我都很好。只是后来……怎么说呢?”

“怎么办呢? 她的丈夫呢?”

“她没丈夫了。六几年她丈夫就得肝病死了，原来是个老革命，解放那年就是一个省军分区的司令员。梁老师是他的遗孀。”

“她以后没有再嫁人?”

“没有。但常有些军队的老头子跟她来往。在学校里，经常有一些坐小车的老干部来找她。她确实很不错，非常吸引人。而且各方面的学识都很高，举止谈吐很优雅。原来，学校里的一些女教师都很妒嫉她，常在她背后说她一些不三不四的闲话。其实梁老师根本没有上过什么正规大学，她很多知识都是靠自学得来的。她出身一个大户人家，祖父是大律师，留过洋，在日本东京政法大学读过书。外曾祖父在清朝时中过进士。一九四九年解放那年，她高中未毕业就参加